

七日談

（海外篇）

做事計劃性強、特別喜歡在事前通盤算籌的人，不妨稱之為「計劃大王」。不少人有這樣的王者之風。

計劃，是分析現狀和目標，並明確達到目標所需步驟。戰爭，關乎生死存亡，「兵者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非事先籌劃不可。《孫子兵法》第一章「始計」（原題「計」）就是貴權謀：作戰之前，運籌於廟堂之上，先算一筆「五事七計」的賬，知己知彼。其後兩章「野戰」、「攻城」，才講到實際操作。在人生層面，投資與健康、育兒和養老，都離不開計劃，由此催生了計劃產業，浮現眾多談論人生規劃和復盤、教人如何訂立年月日時間表的「專家」和「大師」。他們像巨大的、帶着光環的星球，身邊圍繞着形態各異的衛星和小行星：恆河沙數的書籍、文章、視頻，五花八門的手機APP、紙質日曆、手賬及周邊小物。熱愛卻不擅長計劃的粉絲們，隨着產業的同心圓永遠不停轉。

看看身邊，有沒有「計劃大王」？雖然不是吃計劃飯的專家大師，他們一樣喜歡學習並談論提高效率的技巧和策略；喜歡不時祭出名牌手賬或記事本，用各色螢光筆將待辦任務及其重要程度逐項標出。他們的前期準備永遠做得細緻充分，有條有理，他們對每個步驟都會盡量全面地收集信息。他們希望精密的計劃會使一切操作如行云流水，絲滑順暢，臨場不必乾瞪眼兒也不會麻爪兒，就按既定劇本走，無論工作還是遊玩，都能將效率最大化，希望獲得最深邃最美好最完整的體驗。

有些「計劃大王」的心中，其實潛藏着一

個拖延症患者。購買一堆花花綠綠文具，探討一系列高效方法論，比較且下載五六種手機APP，畫表格，剪貼紙，打鉤打圈，各種儀式感，忙碌感和成就感滿滿，最後才驀然發現：呀，deadline已近，正經工作卻還一點兒都沒做呢。也許，正因想逃避工作或害怕開始，他們才用心有旁騖來自我安慰：「我沒有無所事事東遊西逛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這不是在忙着定計劃麼？」

有些「計劃大王」的心裏，則安居着一位完美主義者。他們認真負責，希望提前做好安排，屆時不會給別人帶來困擾，不會被視為衝進菜園到處亂撞亂拱的「豬隊友」。若是旅行，每天要以什麼順序看哪幾處名勝，每一處花多少時間，A地B地之間如何無縫銜接，三餐與住宿在哪裏才價廉物美物超所值等等，他們都要事先了然於胸。由此，卻也容易落入過度計劃的陷阱。不瞞您說，我正是這一類的「計劃大王」。

過度計劃是個大坑。在坑裏，人抱着看似完美的計劃，會產生一種幻覺，以為萬事妥帖，盡在掌控之中。然而世界和人生變數太多，我們無法提前知曉未知之事，更難於將之納入考慮範疇。一場瘟疫，一輪技術革命，一次金融危機，親人或寵物意外離世，自己的健康突發警報，甚至一時的大雨或塞車，一陣莫名其妙的惡劣心情，都會將精心架構的樓閣化作殘垣斷壁。不但搜集資料、詳加考訂的時光付諸流水，還白白搭進太多情感和心血，對現狀更是失去掌控，由此衍生出沮喪、焦慮、無助、憤怒，真真有悖訂計劃的本意。

「計劃大王」

吳捷

人算不如天算。誰沒有遭遇過意外？誰不曾有過混亂低效的一天或一段時期？誰的長期目標都能毫無偏離，百分百實現？雖然打算一日看盡長安花，但出發後不久就馬失前蹄。雖然發誓要做完ABCDEFGFG諸項雜務，並逐一輸入日程表，清晨卻貪戀床鋪，妥妥起了個大晚，晚起三慌，唯一完成且超額完成的，是玩手机。原本機關算盡，砸鍋賣鐵，立志要把熊孩子培育成雙料諾貝爾獎得主，結果兒孫自有兒孫福，他泯然眾人，卻也能自食其力，自得其樂。世事、人生，雲譎波詭，像許冠傑的老歌《浪子心聲》：「金屋變敗瓦，名利息間似霧化。」多少人千般算計，萬般選擇，見風使舵，見縫插針，卻如魯迅《在酒樓上》的比喻：一個蒼蠅飛起一圈，又回到原地。

《孫子兵法》有「九變」一章，就講計劃之外的變通。即使籌謀詳盡，實戰中也不能膠柱鼓瑟，死心眼兒一根筋。「途有所不由，軍

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端看當時當地的情形，隨機應變。確實，凡事預則立，但計劃趕不及變化，而且若全按計劃來，很多美好、有趣的事情就不會發生。六年前的初秋，我在科羅拉多州，準備駕車北上內布拉斯加。但當天發生罕見雪暴，自北向南推進，我抵達丹佛時已是飛雪連天。我臨時決定轉向，一口氣向南駛入新墨西哥州，才逃出雪暴鋒鋒。由此得以順路造訪一處火山國家保護區，北歸時又參觀了沙溪大屠殺遺址。二者皆不在計劃之中，卻算意外之喜。新的路線、食宿亦未提前考察，只是以「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的旅行常識為指針，最終平安回家。

眾多「計劃大王」的結局也許是這樣的：有的繼續做帶光環的星球，不斷拋出統籌、效率、規劃的著作；有的不再拖延，因為計劃和前期準備不等於也無法代替實際工作；還有的，比如我，正在學着放鬆心情，擁抱變化，放棄了周密、詳盡、追求完美的過度計劃，事先只是勾勒藍圖，設計架構，卻不急於填滿細節。像海上的舟子，從容駛入只能大致預知的風向和洋流，隨波漂蕩，轉舵收帆。於是皆大歡喜。



◀位於加拿大與美國交界的尼亞加拉瀑布是美洲大陸奇景之一。 新華社

皇家啤酒館的德式早午餐



柏林漫言
余逾

說起德國美食，很多人都會說「德國哪裏有美食，德國是美食戈壁灘。」所以很難想像吧，在柏林最「卷」的早午餐賽道，竟然也有德式早午餐殺入這場沒有硝煙的競爭，居然還很快一炮而紅。

那這自然不是隨便一家德國餐館，這可是大名鼎鼎的Hofbräu——皇家啤酒館。柏林的這家皇家啤酒館正是有幾百年歷史的著名慕尼黑皇家啤酒館的分店。慕尼黑本店由巴伐利亞公爵威廉五世於一五八九年建立，最初只為王室和宮廷供應啤酒。

柏林店雖然於二〇一一年才正式開業，但它幾乎完整還原了慕尼黑本店的裝修、餐品和氛圍——從長桌、大廳到整個木質花園裝修；從傳統巴伐利亞拉格啤酒、白啤，到巴伐利亞名菜烤豬肘、白腸；從現場傳統音樂樂隊，到服務員的傳統服飾……無一不讓人有了身臨其境的巴伐利亞體驗。

自然而然的，這家皇家啤酒館幾乎成為所有來柏林的遊客「打卡點」，我也不止一次帶遠道而來的朋友們前往拍「豬肘打卡照」。所以當聽說他們推出了早午餐，朋友迫不及待地邀約我們一同前往。

因為早午餐僅在每周日的上午供應，有些假期或者柏林馬拉松等大型活動日也不會開放，所以提前預定才能保證有座位。收到一個預定二維碼，刷卡進入。要知道，在德國這種預定二維碼可算是相當新鮮的玩意兒了。

走進熟悉的歐洲原木鄉村風大廳，長排的長桌長椅哪怕是空着也會讓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上面放滿了啤酒的樣子。沒錯，往不遠處一看，有很多桌的客人已經開始暢飲了。我看看表，嗯，才早上十點。

坐下來準備點菜，身着皮靴和巴伐利亞傳統服飾的服務員熱情地讓我們選擇飲品，我們點了咖啡和水以後，服務員有點難以置信的表情彷彿寫着「你們是不是忘記了啤酒？」然後告訴我們說早午餐是自助餐的形式，請到「舞台區」取餐。

路過餐桌邊客人的一隻憨憨大睡的金毛，我走到了舞台區。面前是一大圈長方形銀色蓋子蓋上的熱菜，還沒顧得上打開蓋子，掃了一遍名字我已經發現連着的四盤都是各式各樣的土豆——土豆泥，土豆塊兒，土豆麵團，炸土豆……我走到另外一邊，揭開蓋子挨個兒看了一遍，真是「驚艷」到了我——豬肘子，雞胸脯肉，鴨腿，羊排，各式香腸……都是「硬菜」啊，無肉不歡的愛肉人士一定開心壞了。

讓我驚喜的是兩樣我一定不會主動去買的德式美食：一是傳說中看着有點讓人拒絕的白腸，另一個是塗麵包的生豬肉。這真是一個絕好的機會讓我們這種平時害怕嘗試這些「奇特美食」的人，勇敢地去試一試。別說，這兩樣都嘗了，味道其實還真不錯。

這一頓德式早午餐吃完，感覺整個人都「結實」了，真是一頓實實在在的大餐啊。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昆明美，美在四季如春，故名春城。已經十月底，從機場進入市區一路所見，依然滿城花花草草。我們住的酒店房間可以以外望滇池，夕陽下山，餘輝映湖。群鷗盤旋，好一幅「幾群滄海上，清影日蕭蕭」的景象。環湖路邊一排柳樹隨風輕颺，天氣不冷不熱，只有幾株法國梧桐的枯葉飄飄欲墮，透露一點秋的消息。此情此景，難怪散文家汪曾祺會為昆明着迷，寫昆明的雨、昆明的湖，還有昆明的牛肝菌。

昆明美，更因為昆明是一座英雄城市。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發起「重走滇緬公路」採訪活動，得到雲南省委宣傳部的大力支持。

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共二十多家媒體齊聚昆明，從滇緬大道的「滇緬公路零公里紀念碑」出發，揭開「重走」序幕：昆明、祥雲、大理、雲龍寶豐功果新橋、大栗樹村、功果舊橋、保山、惠通橋、松山戰役舊址、龍陵、畹町（滇緬公路中國段終點）。

在香港，特別是年輕一代對「滇緬公路」可能不太了解，今天地圖上也找不到「滇緬公路」。這條從雲南昆明到緬甸臘戍，全長超過一千公里的跨國公路，不僅是一條攸關中國抗戰勝敗的生命線，而且是一條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具有重大意義的國際

昆明，一座英雄城市

通道，更是一座橫貫中華大地的海外華僑愛國精神的豐碑。

「七七事變」後，日軍侵佔我國大片土地，封鎖了我國對外聯絡的海陸空口岸，為爭取國際支援，國民政府決定在雲南修建一條連接東南亞的戰略公路。自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萬雲南各族民眾自帶糧食，男女老少齊上陣，在難以想像的惡劣環境下，用血肉之軀，肩扛手推，穿山搭橋，短短九個月築起從昆明經下關到畹町的「天路」，創造世界奇跡。滇緬公路畹町連接緬甸臘戍直通仰光的鐵路，可直抵印度洋出海。滇緬公路以及後來的「駝峰航線」，連接中國抗戰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爭，成為中國接收國際援華戰略物資的生命線，為抗戰勝利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

而在空中保護滇緬公路的則是俗稱「飛虎隊」的中國空軍美國志願隊，以及後來的美國空軍特遣隊和第十四航空隊。在昆明博物館「飛虎隊紀念館」有這樣的介紹：「這是一支特殊的戰鬥隊伍。他們是來自大洋彼岸的美國公民，駕駛美國生產戰鬥機對日作戰，而軍帽上和機身上卻有着中國國徽；他們是一批見義勇為、充滿冒險精神的年輕人，也許他們並不看重軍隊的禮儀，但卻極其珍視榮譽，當戰鬥警報拉響，都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飛虎隊與日寇作戰七個月，戰功彪炳，雲南老百姓亦將後來的美國駐華空軍特遣隊、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稱為飛虎隊，他們以昆明、祥雲、大理等地為基地，四年期間總計擊落日軍飛機兩

千多架，擊斃六萬多名日軍。這段中美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並肩作戰的光輝歲月，永載史冊。

在這條抗戰運輸線上付出血汗的，還有來自東南亞的三千多名「南洋華僑機工」，他們響應愛國僑領陳嘉庚等人號召，毅然告別親人，回國參加抗戰，負責駕駛汽車穿梭於滇緬公路，把國際援華戰略物資源源不絕運到國內，轉發到各個抗日前線。因為惡劣的駕駛環境、超負荷工作而導致的意外、染疫等原因，這些南僑機工有半數犧牲在滇緬公路上。聯合採訪團來到昆明市西山南洋華僑機工抗日紀念碑，向這些華僑先烈獻上鮮花，鞠躬致敬。紀念碑旁的展覽館有一幅南僑機工車隊行駛滇緬公路的大圖片，上面六個黑色大字「祖國不會忘記」。

在昆明市區新聞裏，走進一條淺淺的小巷，有一個「南僑機工歷史文化社區」，迎面是一幅用「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名冊」製成的紅牆，地面一層空地可供二、三十人站立，樓上是民間博物館。當年兩位南僑機工倖存者羅開瑚和韓仕元，戰後來到昆明定居，在這裏度過百歲高齡，不久前才先後去世。韓仕元的大兒媳蔣玲華經常到這裏做義工，她講述公公在國難當頭毅然從馬來亞回國，成為滇緬公路運輸隊伍一名司機，為抗日救國作出貢獻，全家引以為傲。採訪團榮譽顧問、香港潮州商會永遠名譽會長黃書銳當即捐出五萬元，支持這座小博物館，希望南僑機工的愛國精神和英雄事跡永遠被後人記住。

惡極苦極美極——觀新編崑曲《六道圖》(下)



旋轉舞台
徐成

羅周寫的劇我看過的不多，《春江花月夜》從歷史敘述的空白中獲得靈感，講了個動人的故事，也符合崑劇的傳統美學，我覺得本子不錯。但去年看的新編《浣紗記》只拋出了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而且摻雜了太多當代創作者的個人思考，並不符合歷史背景和人物特點，令人遺憾。

這次的《六道圖》是我第三次看羅周的崑劇作品，可以說是三部我看過的劇作中最佳者。雖然此劇主題全然不傳統，但劇情和人物塑造對崑曲傳統範式的尊重和維護步步細心，在不破壞崑曲傳統美學的前提下，拓展了崑曲的戲劇張力和主題的多樣性。全劇唱詞總體古雅合格律，曲詞屬於新編劇裏的佳作。

但我要雞蛋裏挑骨頭，我認為吳道子完成《六道圖》後跪伏於地，全劇就該完結了，後續盧疊公返場與之相談的段落頗無必要。留白可令餘韻悠長，也讓觀眾有回味的空間，返場一個尾聲把話都說滿了，反

而削減了此劇的張力。

作為只有兩個角色、時長僅一小時的小劇場崑劇，兩位主演都不辱使命地完成了人物塑造，讓這個劇本的呈現達到了相當高的完整度。雖然本次來港演出的不是石小梅本人，而是其愛徒施夏明，但施夏明並非簡單複製石小梅對人物的塑造，他在傳承的基礎上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他塑造的吳道子信念感極強，令人動容。尤其吳道子瘋魔後的內心獨白戲，因為沒有唱段，全是念白，表演難度極高，但施夏明完全帶動了觀眾的情緒，無一冗餘之眼神身段，每個細節都飽滿有力。當然我認為這一段落可加入曲牌一支，而非全然用念白表現。

雖然施夏明的演出視頻沒少看，現場演出還是首觀，而且在如此小的茶館劇場中近距離地欣賞他的演出，更將細節觀足。我將施夏明每個字的腔格吐字都聽得清清楚楚，每一個眼神都望得真真切切，更覺出他本次演出的水平之高。

除了對人物心理活動與情緒變化的準確把握外，施夏明對字韻的嚴格把握是中生代戲工中少見的。當天演出中，他吐字歸韻都很細緻，嘴型無一字鬆懈，尖團清晰準確，

字韻講究，這以前是崑曲演員的基本功，如今卻是少見的專業了。雖然開場時，他漏了一句念白，但他迅速調整念白節奏，觀眾若不看字幕，絲毫不會察覺。以前總覺得他高音比較尖，這次也不覺了，甚至一些高音正是要夠有穿透力才能壓制噴吶和激烈的鼓板，也更能表現吳道子心理崩潰後的情緒爆發。

李政成是揚劇名家，此次跨界崑曲表現得不錯，但若按崑曲的要求而言，字韻上確有可改進之空間。但在人物塑造上其作為前輩甘為綠葉，把施夏明的吳道子襯托得閃亮動人，這不也正是前輩藝術家托舉年輕藝術家的真實寫照嗎？

當然，我們仍不可因為一些優秀的新編崑劇而對新編劇有過多的幻想。崑曲這樣的戲曲活化石，核心仍在整理和傳承，為創新而荒廢傳承是本末倒置之舉。而沒有充分的傳承也無創新的基礎，崑劇新劇本的創作也是不歷地獄而難得真章的。

縱觀戲曲編劇界，羅周是創作能力較為突出的，而且她對於崑曲藝術形式的把握也較為準確。文藝創作若未經過惡極苦極，如何能至美極的境界呢？

▶柏林皇家啤酒館的長木桌。



作者供圖